白鹿書院志

白鹿書院志卷之四

先獻

學以立德仕以立功無二道也讀聖賢之書受朝廷之爵無以補於當時傳於後世不幾與草木同腐乎前者後之師觀夫前之所以傳則生其後者亦當奮然興起矣志先獻

唐

李渤字濬之洛陽人渤之兄初隱廬山白鹿洞憲宗

時爲太子通事舍人太和中爲太學博士自號白溪

子今祀先賢祠

李渤字濬之渉之弟資性頴脫刻志於學貞元中與

兄偕隱廬山養白鹿自娛後徙少室山元和初以右

拾遺召不赴韓退之貽書有景星鳳凰爭先快覩之

語後起諫議大夫直言屢斥勁節不衰寶曆中刺史

江州後即白鹿洞創臺榭植花木爲一時之勝稱白

鹿先生今祀先賢祠

顔翊魯公眞卿後少孤篤志先業兼善詞翰謹禮法宗

子姓三十餘人授經白鹿洞三十餘年進修不怠後
從仕永新墓存今祀先賢祠

五代

李善道南唐人爲國子監九經昇元中建國學于白
鹿洞以善道爲洞主學徒百人皆爲時望今祀先賢
祠

朱弼南唐人廬山國學助教動持禮法毎升講堂諸
生環立質疑問難弼隨問剖析悉究其極學者多所
造就今祀先賢祠

伍喬廬江人南唐時讀書廬山國學苦節自勵尤精於易試畫八卦賦中式第一累官考功郎

江爲建州人梁侍中淹後與廬陵劉洞同師處士陳貺讀書白鹿二十餘年屢舉不第元宗視學見其題壁詩甚稱之然卒無薦引者

宋

楊徽之字仲猷建州浦城人南唐時讀書白鹿洞後仕宋爲諫議大夫遷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太宗嘗書其詩十聯于御屏景祐二年詔以徽之先帝宮僚贈

太子太師謚文莊

劉式字叔度清江人南唐時讀書白鹿洞試三傳狀元及第太宗素重其名以爲鴻臚大理丞終刑部郎官五子相繼登第諸孫澂邠尤以文學顯時號二劉五世孫清之藏其手書孟子管子書云洞中日課見

朱子䟦語

劉元亨字子嘉星子人宋初讀書白鹿洞博學貫經史有操行諸生百餘人咸師事之今祀先賢祠

蒯鰲宣城人家貧好學讀書白鹿洞以文章稱性廉

直重然諾太平興國五年擢進士第累官至殿中丞
隱歸廬山以詩酒琴棊自娛與諸葛濤盧絳號廬山
三友

周述太平興國中知江州上言白鹿洞學徒數百乞
賜印本九經使習業之詔從其請命國子監驛送至
洞

明起宋初爲白鹿洞主學徒數百人太宗既從周述
之請頒賜九經尋以起爲蔡州褒信縣主簿今祀先
賢祠

殷鵠字正巳廬陵人宋端拱進士與瑯琊王儼建陽李寅孟歸唐入廬山國學讀書十餘年並有時名

孫琛新淦人比部郎中父冕與王欽若同郡欽若在相位冕久次館職不調晚得蘇州即謝事去祥符初嘗乞白鹿洞以爲歸老之地詔許之未至而卒琛承先志即其地家焉因壟之洞後題曰孫史館之墓皇祐中琛增置館以教其子弟及四方來學者餼食焉

郭祥正有記

劉渙字凝之其先筠州人登進士官穎上令抗節不

客於世年四十掛冠隱廬山歐陽修賦廬山高以贈
之後與嘉禾陳舜俞乘黃犢往來山中李龍眠嘗圖
之并歌以詩涣尤愛寶峰西澗山僧結茅以待之時
號西澗居士朱子守郡即其地刱清淨退庵并刱壯
節亭表墓墓在南康軍西門今祀先賢祠

陳瓘字瑩中南劍沙縣人熙寧中爲右司諫坐論蔡
京父子謫南康往來山中甚適自稱了翁朱子立祠
郡學刻其墨帖于白鹿洞今祀先賢祠

劉恕字道源涣子也年十八赴禮部應詔修春秋禮

記大義擢第一爲鉅鹿主簿遷和州令司馬光修資治通鑑薦恕兼修史事王洲公欲引爲三司條例固辭不就曰天子屬公政柄宜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辭以親老乞監南康軍酒稅許之令郎官修書官至秘書丞年四十七卒先塋從父墓後其子羲仲遷其塋于德化令祀先賢祠

周惇實字茂叔道州人家營道縣濂溪之上學者稱濂溪先生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

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
司理叅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
州南昌縣事僉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
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爲
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
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既盡上其印綬分
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
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塟江
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

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
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
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
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二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
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
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
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于是初平日聽
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即所謂河南二先
生者也南安有獄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

之逮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逮示感悟因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于是便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爲憂寔以汙善政爲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譭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

趙公孰視其所爲乃竊撫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于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已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

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于蓮
華峰下潔清紺寒下合于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
寓有濂溪之號而築書堂于其上豫章黄太史庭堅
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知德者亦深有取于其言文公繼守南康建祠祀之
配以二程今祀宗儒堂
程顥字伯淳河南維陽人父珦大中大夫毋侯氏封
壽安縣君先生祖居中山曾祖希振爲虞部員外郎
祖遹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塋河南遂爲河南

入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眉目清峻語聲鏗然異于常
兒未能言時叔祖妣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釧墜後
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之往果得釧十歲賦
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許其有
志捴十二三居庠序中如老成人戶部侍郎彭公思
永至學舍見之稱異許妻以女年十五從大中公命
與弟正叔同受學于周茂叔遂慨然有求道之志嘗
曰自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遂厭科舉之業而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幾十年

乃反求諸六經而得之丁酉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與張載朱光庭蘇軾蘇轍同第戊戌調京兆府鄠縣主簿縣令以其年少易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得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先生曰此易辨耳問之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郎遣吏取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未藏時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有稅官貪恬務力衆皆憚之莫敢發獨心懼先生

揚言曰外人謂我盜官錢新主簿且發之吾勢窮必
殺人先生笑謂之曰人之爲言一至于此足下食君
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
人不敢言私償所盜而去南山僧舍有石佛其首每
歲放光男女聚觀晝夜雜處莫敢禁先生至詰其僧
佚復現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觀之自是不復有
光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
食茇舍無不安便時盛暑多病死𠈃甚衆獨鄠人無
死者所治役不勞而集嘗謂人曰吾董役乃治軍法

也當路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調江寧上元縣該縣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近府富豪以厚價買田而小民以薄稅售之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矣會令缺先生攝邑事盡法均其稅其初富者不便多爲浮言欲搖止其事既而莫敢不服上元劇邑訟最繁先生處之不閱月而清江南稻田引江水爲陂池以溉盛夏堤大决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請于漕司然後計功調役先生曰此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

不辭也立發民浚之甓成歲以大熟江亭當水運之

衝舟卒病者留爲營處之歲不下數百人請于府給

募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于饑已數日矣以故至

者輒死先生自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自是生

者大半先生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民必

有所濟始至邑人多持竿以粘飛鳥取其竿折之教

之勿爲自是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

若此英宗治平四年移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

必告之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

鄉村遠近爲保伍使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
煢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塗者疾病
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以教子弟時親至召父老而
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爲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
置邑始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
邑十餘年而服儒服者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之
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內
無强盜及鬭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
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鄉某人也問

之矣然曰吾嘗疑此人惡必之弗葺者也詔募粟實
塞轉輸者道遠往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
者預使購粟于邊輸之所費大省河東財賦窘迫甬
官所名買物價翔踴至數十倍先生度所需者使富
入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家不失倍息而官所費比
常歲什不過二三庫有雜錢數百千嘗借以補助民
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之補助民非敢
私也願勿問使憂更無不從者先是民憚差役役及
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讐敵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

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之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則遂爲精兵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常于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于此嘗有愧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熙寧七年河間劉立之復官晉城距先生已十踰年見民有聚衆口而不析異者問之則云守程公之化其誠心感人如此熙寧二年呂公著薦爲中名推御史裏行時先生年三十八

歳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諮訪比二三見
斯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
議論久日官報午先生求退入庭中中人曰御史不
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
育才爲先先生不飾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
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及
弟頤爲首所上章疏稿子弟不得窺見嘗言人主當
防未萌之欲仁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因論人
才神宗曰朕未之見也先生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

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再三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群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贊嘆以爲得御史體又嘗曰任人與作壓御史只是要格君心時王安石方相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一語及功利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

非天下之福也他日又言于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也傳已之心也已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神宗嘗稱介甫之學對曰安石學不是神宗愕然問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如是安石其身猶不能目治何足及此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如論君道論王霸論養賢論修學校尊師儒取士論十事諸劄子多所

嘉納其尤極論者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
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
寵不加黜責諸事安石與先生道雖不同而心服先
生忠信嘗論事不合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
行也先生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安石亦不怒後來遂
不附已者獨不及先生曰此忠信人也及置條例司
遣人使于四方先生在遣中會盛暑與安石對語安
石子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所言何事安石
曰新法數爲人沮乃與程君議雱箕踞以坐大言曰

梟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新法行矣安石曰兒誤矣先生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去自此與先生不合是時侍從臺諫多以言新法不便外補而司馬光辭樞密不拜韓琦請解安撫領郡先生上疏曰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錢利息及汰知提舉官并蒙施行近日所聞尤為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議舉劾不奉行之官中外物情愈致驚駭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倘持固必伏乞檢會臣所上言施行幸甚不報又上言大臣

不同心小臣預大計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
四方人心日益搖動臣奉職不肖望早賜降責神宗
命詰中書議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言
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為之愧
屈先生以言不行懇求外補遂改為京西路提刑先
生疏辭曰臣學識疎陋徒有捧日之心曾無回天之
力近已抗章自劾屏居俟命豈意刑書未正恩典過
頒有臣如此亦將安用況臺諫之任綱紀所憑使不
以言之是非皆得進職而去臣恐綱紀自此廢弛臣

雖無狀敢以死請按諸荒歉實所耳分從之四年改
先生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先生出而臺諫一空時
張載按浙東獄還朝會弟張戩以言得罪乃謁告而
歸居終南山下曾問先生以定性之學先生有書荅
之先生之鎮寧時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
與辨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任事而又慮其
慢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
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懽屢平反重
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是年八月河溢澶州曹村

央先生方牧小吳去曹村百里州帥劉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于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公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爲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正爲今日緩急耳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莫不感激自効人皆難之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逹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

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
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横流入口則吾事濟
矣語纔已木遂横衆以爲至誠所致十二月朝廷令
河北轉運司開修二股河上流并修塞第五埽决口
鎭寧河清卒于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
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
拒之昉請于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
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
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

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自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懽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丼而氣懾旣乃揚言于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于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蕭矣何能爲也果不敢言五年十二月郊祀需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奉親得罷歸七年得監西京竹木務尋改太常丞八年差知扶溝縣事時年四十四神宗猶念先生嘗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顥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赴

登對者自洛至問頗在彼否逮言佗士然不能用也
是歲十月彗星見翼軫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
極切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手批與府界知縣差
知扶溝縣事先生復求監務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
也先生至扶溝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有犯小盜者
先生使自新後復盜捕吏及門謂其妻曰我與大丞
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乃自經扶溝無盜者二
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知治生產專
以胁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

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惟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縣境無焚舟之惡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良善之民多先輸納其逋負而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于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等請及第四等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而神宗是之畿役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水災民饑請發粟貸之鄰郡亦請司農怒

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扶溝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民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寔爲之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于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

境上卒不入隣邑有訴寃府願得先生决之者前後甚多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役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劵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巳定而扶溝民獨不服朝旨遂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旣倦于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隣邑民有

犯盜而繫扶溝獄適逸去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
旨調其括地官後至謁攝令官曰程奉議去矣爾後
何恃督責甚速數日而事集先生之以調去也邑人
詣府及司農乞留者以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稚
數百人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
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先是扶溝地卑歲有水患先
生經畫溝洫之法未及興工而去嘗曰百里之地至
狹也而道之興廢係焉豈不有命乎然知而不爲而
責命之廢興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元豐

八年夏五月哲宗嗣位先生監局居鄉幾十年與伊川先生講學于家化行鄉黨家貧疏食或不繼而事親養志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遠千里而至神宗崩詔至韓康公子韓宗師問曰今日朝廷之事何如先生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宗師問曰二公果作相何如先生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他日可憂宗師曰何憂先生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則衣冠之害猶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語晦叔解事恐力不足

耳論此事范醇夫朱公掞杜孝錫邵伯温同聞之後
四十年而先生之言驗嘗曰介甫性狠人皆以爲不
可則執之益堅熈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
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
諂佞介甫以爲有才能知變通及君子既去所用皆
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
與之爭徐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
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故新法之行
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

兩分其罪可也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恒視其進退
以卜輿衰哲宗即位以時望召先生爲宗正先生以
疾不行未幾而卒享年五十四士大夫無論識與不
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惜墓塋于河南府城南先
生資性過人而充養益至和粹之氣盎于面目門人
交友從遊數十年未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人不
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雖倉卒不動聲色慨秦漢
以來聖道湮塞欲起而振之進將以覺斯人退將以
明之書不幸蚤世未之及也大中公告老歸家素清

宴戲居繼城先生以祿養族大人衆裁粟僅足而老
幼各盡其惟中外幼孤無托者皆收養之誨育訓導
期于成人嫁娶皆先孤遺而後及己子食無重肉衣
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嫁友朋中貧者以單
御寒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皆得先生之身教也學
者稱爲明道先生所著有定性書闡明聖學之秘與
太極圖說相表裏其微言精論具在語録天下學者
咸傳誦之而精微之旨則玩之不能盡也文潞公採
衆論題曰大宋明道先生之墓宋賜謚曰純公封河

南伯從祀孔廟今祀稱先儒程子白鹿書院祀宗儒
堂

程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幼高朗有大志年十四從大中公命與明道同受學于周茂叔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其自陳曰臣所學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爲聖賢者反之爲賢堯舜用之爲堯舜仲尼述之爲仲尼其道至大其行之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自秦下衰學之者衆而得者寡矣古之得此者其

道大成不苟于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房是矣萵自標許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後遊太學時海陵胡瑗翼之先生主教事以顔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論大奇之即延見處以學職太學判呂原明公希哲先生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旣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舉進士嘉定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就試以明道淑人爲已任治平二年呂申公之蔡州將行薦先生于朝不報元豐八年侍郎司馬温公尚書呂公著呂守韓公絳同薦先生曰

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行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
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
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
益風化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
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啟迪天聰一正君
心爲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
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之待經筵足以發揚聖訓
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又謂頤道則貫徹三才而
無一毫之或間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

則博通今古而無一物之不知才則開物成務而無
一理之不總竊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
學之初若得真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十一月授汝
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先生再辭尋召赴闕
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
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于時願陛下加所
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使高賢得爲陛下盡
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也復除宣德郎秘書
省校書郎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

得入見未敢祇命奉命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爲
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上奏論經
筵三事一言上富于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
講官因使陪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
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
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于耳目其三請令講官坐
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愼之德而曰若
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太后嘉納以
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

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踈畧如此乞
命講官以六三月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
上德五月差同務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
監條制與禮部侍郎胡宗愈所議不合宜上 切仍舊
極詆先生不宜在朝廷六月先生上疏太皇太后言
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
輔養之道非徒渉書史覽古今已也要使跬步不離
正人乃可以涵育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
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殆非古人

旦夕承弼之意請自今一月再講于崇政殿然後宰
臣史官入侍餘日講于延和殿後楹垂簾而太皇太
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于后德未必無
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皆不報八月差判
登聞鼓院時例講讀官以職薄得兼他職先生曰古
人以薦羞喻教謂當以誠化也若營營于職事紛紜
于訴訟時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以頹吞感之不已
淺乎辭不受時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先
生言節序遷流慕思彌切請改賀為慰從之及除喪

有司請張樂置宴先生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
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非古人不得已除喪之
意乃輟樂又䟽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乞召講官至簾
前問上進學次第又論邇英漸熱乞就崇政延和殿
又言本朝故事太宗皇帝眞宗皇帝皆命講官殿上
坐講立講之儀始于明肅太后夫祖宗尊儒重道之
盛美豈獨子孫所當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又曰天
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
責經筵先生在經筵每當進上必齋戒潛思存誠冀

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説常于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一日講一言可以終身行之其恕乎則言人君當推巳欲惡知小民饑寒稼穡艱難又一日當講顔子不改其樂章門人疑此章無有人君之事也將何以爲説及講畢乃進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鮮不爲富貴所移且顔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于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而哲宗亦嘗首肯之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

問起居然入侍之際容貌甚莊時文潞公彥博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侍經筵終日儼立不少懈帝雖諭以少休不去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善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禮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不敢不自重也嘗聞上在宮中行漱水避蟻問有是乎曰然先生曰此惻隱之心也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帝忽起憑檻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一日所講書有容字帝藩邸嫌名也中人以黃

覆之講畢以間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耳請自今舊名嫌名勿復避初內官宮嬪皆携筆在後抄録講說後見說着僕人之類皆惡之在職累月不請俸吏亦不致諸公覘知之俾戶曹特給郊廟霈恩不爲妻求封或問之曰頤起草萊被召再辭職不獲乃受命顧爲妻子求封乎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竟不往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相與歎曰眞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

下爲己任持正格事議論襃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讐翰林學士蘇軾好狎侮見先生端嚴以爲不近人情者僞也會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而司馬相公卒兩省官欲往弔奠先生言曰子于是日哭則不歌坐客有難之者子于是日哭則不歌卽不言歌則不哭蘇子瞻曰此枉死叔孫通制此禮也衆皆大笑遂成隙又國忌行香先生令供素饌子瞻令具食肉于是或食素或食肉子瞻以皷語戲先生門人朱公掞輩銜之是時呂申公爲相

凡事有疑必質于先生進退人才二蘇疑先生有力
故極詆之朝廷欲以游酢爲右正言蘇潁濱沮之毀
及先生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
宰臣謂上不御殿知否宰臣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
朝上不御殿太皇不宜獨坐且人君有疾而大臣不
知可乎翼日宰臣以此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
不悦而諫議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憸巧素無鄉行
經筵陳説僭妄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
以償恩仇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

典刑先生門人賈易朱光庭等亦疏劾蘇子瞻館試
策問謗訕而雒蜀之黨遂分胡宗愈顧臨亦連章劾
先生不宜在經筵遂罷說書差同管勾西京國子監
先生既在職且上奏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
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不報三年先生再乞致仕
不報五年正月以丁大中公憂去位七年終喪三省
奏除先生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蘇子
由執政謂先生不肯靖太皇太后入其說不復召先
生再辭免御史董敦逸奏先生有怨望輕躁語改授

左通直郎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宫先生未拜命以疾
乞醫紹聖元年哲宗親政授先生前左通直郎直秘
閣權判國子監專主教道辭不就先生再辭不就職
紹聖四年先生以黨論歸田里哲宗一日與輔臣語
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于是
言者論先生與司馬光同惡相濟遂削籍送涪州編
管河南尹李邦直即日令都監來追遣先生方出見
之便請行先生欲入内别叔毋亦不許是夜宿于都
監廳明日差人管押行至龍門邦直差人賫金百兩

先生不受及歸門人問先生臨行時諸贐行皆受邪
道亦是親戚何爲不受先生曰與顧相知卽可受渠
與顧不相知豈可受耶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
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耳先生曰族子至愚
不足責邢恕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
臧氏先生赴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
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及岸同舟父老問曰當船危時
君獨無怖色何也先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
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父老不顧而

去元符二年先生在涪註周易與門人講學不輟三年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先生自涪州歸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不須學也十月復以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然後惟吾所欲耳建中靖國元年追所復官依舊致

仕崇寧二年言者希蔡京意論先生學術頗僻素行
譎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于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
文字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范致虛又言先生以邪
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下河南
府體究盡逐學徒先生于是遷居于龍門之南止四
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
正月彗出西方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先生
復宣議郎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
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後寢

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詳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日用意只在易傳博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録之類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葢未能無失也大觀元年先生疾革門人往視之先生瞑目而卧門人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先生既沒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能形容其美德者先生嘗謂張思叔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葢與

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于此文可也先生之學
以誠爲本以聖人爲師張子厚稱其兄弟得孔孟不
傳之學爲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知德者尤
尊崇之尹彦明曰先生之學本于至誠其見于言動
事爲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
寛猛合宜莊重有體衣雖紬素冠巾襟必整食雖簡
儉蔬飯必潔大小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
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内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
先生于書無所不讀于事無所不能居經筵建言今

之經筵寔古保傅之任欲使內臣十人供侍左右倘人君出一言舉一事食一果寔必使經筵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方則應時諫止呂申公曰主少非可爲之時也伊川曰正可爲也責不在人主在人臣當任之耳元祐初司馬温公薦侍講禁中時哲宗幼冲先生以師道自居後出判西京國子監兩加直秘閣皆辭之黨禍起謫涪州先生註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得歸不以爲喜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以示門人弟子請益有及易

雖若方命亦無取書僅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

非所請不敢多聞門弟子請問易傳雖有一字之疑

先生必再三喻之蓋其潛心已久未嘗容易下一字

先生云吾四十以前誦讀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

以後反覆紬繹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也又嘗曰某

于易傳却已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

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中庸書

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

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胄之

士抜堅執鋭以守土守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閙過了日月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胡安國奏曰伏見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頤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道學德行名于當世會王安石當路蔡京得政曲加排抑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便于學者傳習羽

翼六經以推尊孔孟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侯仲良言朱公掞見明道於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侍立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退則門外雪泼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乎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于聖人氣像差少從容耳明道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

則予不得讓焉王霖公澤言明道伊川隨侍大中知漢州宿一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頤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明道言正叔一生不看莊列非禮弗動非視弗出于天與從幼如是蓋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謂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明道謂青苗法可且放過而伊川乃于西監一狀却甚

一校訂若此可謂不同矣但明道所處乃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擬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而寔中人可企乃學者只當以此為法則庶乎其寡過矣

先生師道尊嚴淵源所漸皆為名士涪人立廟祀于北巖稱為伊川先生理宗賜謚曰正公封伊陽伯從祀孔廟今祀稱先儒程子白鹿書院祀宗儒堂

張載字子厚大梁人父迪仕神宗朝殿中丞知涪州卒于官先生幼不克歸僑寓于鳳翔郿縣橫渠鎮因家焉先生始就外傅志氣不群度守父命涪州公

嚚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邠人焦寅喜談兵先生悅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取姚西之地年二十一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手中庸一編授焉先生歸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求諸釋老者累年乃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在京師二程先生適至二程于先生爲外兄弟之子卑屬也而學詣奧淵先生與語道學之要因渙然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是

坐端硯韋齋公向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乃
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知號州病亟屬先
生曰籍溪胡原仲憲白水劉致中勉之屛山劉彥中
子翬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
從之而惟其言之聽吾死不恨矣先生既[illegible]以
告三君子而稟學焉劉彥中教以不遠復先生終身
誦焉劉致中妻之以女繼事胡先生獨久[illegible]年十
[illegible]即厲志聖賢之學旣博之經史又遍[illegible]當世有識
之士雖釋老之書亦必究其旨[illegible]大非稍與士

七年貢于鄉十八年舉進士二十年歸婺源省丘墓

拜宗族二十一年授泉州府同安縣主簿蒞政勤敏

纖悉必親苟利于民不憚其勞職兼學政乃選邑之

[illegible]充子弟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修己

[illegible]二十三年夏聞李延平先生學于羅[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也遂徒步[illegible]之

延平稱之曰此子[illegible]又曰好

古樂義無與爲比又曰穎[illegible]八方行可畏其所論

難體認真切從游數年學之所造益深二十七年秋

徙往來不可爲用不若損數以募土人爲便熈寧二
年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先生于
朝曰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
訪問上卽命召見上問治道對曰爲治不法三代終
苟道也帝方勵精圖治示之曰卿宜見二府議事朕
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
政所安願徐觀旬月有所獻替時王安石執政更張
失統爲舉朝所沮短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
求助于子何如先生對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

願與丁風若與人爲善孰敢不盡如教人琢玉則人人
故有不能安石默然所語多不合寖不悅旣命校書
崇文先生辭未得請復命按獄浙東程純公顥時爲
御史爭之曰張載經術德義爲人師法近侍召對加
獎中外翕然而使之按獄非朝廷所以待賢之意安
石曰淑問如臯陶然且讞因庸何傷而竟下是旣之
也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不安乃謁告
西歸居于横渠故居遂移疾不起横渠僻地有田數
百畝以供歲計約而能足人所不堪先生處之益安

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
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
精思未始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
化氣質學如聖人而後已初人有未及者先生不輕
與人言明道謂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各善其所習
自謂至之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啟則師資勢隔道將
息矣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皆各
有得焉先生用其言故關中士人與洛人並又以爲
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給門人之無資

者猶蔬亦供之嘗謂門人曰吾學旣得于心則修其
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
者豫而已近世喪祭無法自期功以下無衰麻之服
祭先之禮一同流俗節序燕飲多褻先生期功之表
必治喪服四時之祭必盡誠潔嘗曰事親奉祭豈可
使[illegible]爲之其家童子必使洒掃應對給事長者女子
未[illegible]必使親祭事納酒漿皆所以養遜弟就成德
聞者始疑終信一變從古皆先生倡之也其治家接
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感反躬自治不以語人

雖有未諭行而無悔故識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一毫及之先生之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異端閔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必開其端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諭之惟恐其成就之晚與人交久而益親其自得者窮神化一天人繼往古開來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

愚西曰訂頑伊川曰是起爭端也不若曰東西銘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范請問語之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葢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又嘗謂春秋之爲書乃聖人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修舉大例考究文理與學者緒正其說又慨然有志三代之治可推行于今嘗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

爲王道不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加于百姓使各得其所謂之王道可乎又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即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其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兹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當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里俗救災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

行有志求就會秦鳳帥呂公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學
善發聖人之遺意其術略可措之以復古乞召還舊
職訪以治體詔從之先生曰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辭
庶幾有遇焉及至都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知先
生者會有言者欲講行冠婚喪祭之禮詔下禮官安
習故常以古今異俗為說乃知道之終不可行也郊
廟之禮禮官主之先生亟欲正之而終莫之[illegible]寡
九年秋先生感異夢忽以其所著正蒙屬門人曰此
書予數年致思之所得始與前聖合大要發端示

人而已綱類廣之將有待于學者會有疾告西歸過
洛見二程先生自載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行至臨
潼疾甚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矣年五十八惟
一甥在側囊中蕭然明日門人在長安者來奔哭之
哀經賻襚始斂歸殯以塟治喪禮一用古以終先生
之志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先生栖于進取乞加贈詔
賜館職半賻先生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
爲橫渠先生所著有正蒙及東西二銘墓在郿縣宋
封郿伯從祀孔廟今祀稱先儒張子祀白鹿書院宗

祠堂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韋齋公之子朱姓爲新安婺源最著世有偉人韋齋公甫冠擢進士歷司勳吏部郎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爲學者師因尉尤溪報罷高宗建炎四年生先生于尤邑之溪南鄭氏宅後寓崇安縣又徙居建陽之考亭先生自幼穎悟莊重甫能言韋齋公指天示之曰天也先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公異之五歲示以孝經一閱會其意即題曰不若此非人也與群兒嬉獨至沙上畫八卦默

坐端視韋齋公向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先
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知饒州病亟屬先
生曰藉溪胡原仲憲白水劉致中勉之屏山劉彥中
子翬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
從之而惟其言之聽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
告三君子而稟學焉劉彥中教以不遠復先生終身
佩服劉致中妻之以女繼事胡先生獨久先生年十
四即厲志聖賢之學既博之經史又遍交當世有識
之士雖釋老之書亦必究其旨趣訂其是非紹興十

七年貢于鄉十八年舉進士二十年歸婺源省丘墓拜宗族二十一年授泉州府同安縣主簿涖政勤敏纖悉必親苟利于民不憚其勞職兼學政乃選邑之秀民充子弟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修巳治人之道二十三年夏聞李延平先生學于羅豫章得伊洛之正傳父韋齋公同門友也遂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于此又曰好古樂義無與爲比又曰頴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雖體認亦切從游數年學之所造益深二十七年洪

瀰歸同安人思之立廟祀于學宮先生自同安四考
罷歸以奉親講學爲事二十八年請奉祠監潭州南
岳廟明年詔赴行在有托抑奔競以沮之者先生遂
以疾辭三十二年詔求直言先生上封事其畧曰聖
躬雖未有缺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
未有缺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
不可以徧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之意帝王之
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纎
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

今日之計所不可定者出講和之說疑之也願罷和
議爲修攘之計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
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
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明年
六月改元隆興復召辭不許即入對其一言陛下雖
有生知之性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故舉
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
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于淺近虛無之
過二言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

欲之私忿也末言古聖人制馭　之道其本不在

威強而在德業其任不在邊疆而在朝廷其具不在

兵食而在紀綱又上三劄以爲制治之原莫急于講

學經世之務莫大于復讐至于德業之成敗則决于

君子小人之用舍故于奏對復申言之時湯思退並

主和議不悅其言除武學博士待次不就二年往延

平哭李先生乾道元年請監南嶽廟作纂議序三年

往長沙訪張南軒遂偕登衡岳先生兩進絕和議抑

佞倖之疏言既不行累召不出以聖賢道統散在方

策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𢇁于是極其精力研窮聖賢經傳而註釋之四年崇安饑貸粟于府以賑之編次程氏書成五年丁母夫人憂六年復召以終喪辭家禮成七年剏立社倉于五夫里八年正月論孟精義成二月趣行又以祿不及養親辭資治通鑑綱目成西銘解義成名臣言行錄成九年太極圖說通書解程氏外書成先生屢辭不出梁克家爲相奏乞褒錄有旨言先生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太息曰是以退爲進也又力辭

淳熙二年呂東萊訪學共編次近思錄送東萊至廣
信鵞湖與江西陸子壽九齡陸子靜九淵劉子澄清
之會于鵞湖先生與之反覆議論不合各能子靜更
欲與先生辨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子壽止之各
歸先生作姗庵于廬峰之雲谷孝宗淳熙三年龔茂
良行丞相事薦先生除秘書郎先生力辭會有言虛
名之士不可用者故再辭益力即從其請以註主武
夷山冲佑觀四年語孟集註或問成詩集傳成周易
本義成五年史浩相除知南康軍事辭者四始受命

先生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閒關貧困不以累心始受命至南康懇惻愛民如子隱憂興利除害禁紫陽堤以泊舟楫避風波之險至今賴之惟恐不及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爲首務屬邑星子土瘠稅重乞從蠲減章凡五六上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凡請于朝言無不盡申嚴隣封遏糴之禁選擇官吏通商勸分多所濟活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書院遺址奏復其舊奏乞賜勅額及高宗御書石經版本九經註疏等書條列教規以示學者立先[illegible]

生祠以二程配別立五賢堂毋休沐輒一至諸生質
疑問難誘誨不倦風教大行又表陶靖節之居劉屯
田之墓旌孝子熊仁瞻之閭陸子壽來訪明年大旱
詔監司郡守條陳民間利病先生遂上疏言天下之
大務莫大于䘏民䘏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
紀綱令民病賦重民間特以為若惟有選將吏覈兵
籍可以節軍實開廣屯田可以益軍儲練習民兵可
以益邊備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離漂蕩
之患所謂其本在于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之

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
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統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
必親君子遠小人講明理義之歸閉絕私邪之路然
後可得而正又以疾請奉祠不報南軒張公誌之嵗
寅畏之冬以旱傷分數告于朝乞蠲閣租稅作卧龍
菴祠諸葛武侯八年陸子靜來訪先生請書其兄子
壽墓志先生請子靜同升講席講君子小人喻義利
章子靜講畢先生乃離席言曰熹當與諸生共守以
無忘陸先生之訓乃復請子靜先生書之尋以講義

刻于石文謂切中學者淡錮之病夏四月過江州拜
濂溪先生書堂遺像七月吕東萊卒先生爲位哭之
南康秩將滿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事待次旋詔以
修舉荒政民無流殍之勞除直秘閣凡三辭會浙東
大饑宰相王淮奏改提舉浙江茶鹽公事時民以難
食即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
旱盜賊畧無寧歲意者德之未崇業之未廣與政之
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達者或未當而
近者或倖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大臣

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諫之言或未聞而諂諛者衆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或責人詳而反躬有未至與有是數者足以召災而致異先生初拜郎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浙米已輻輳復以荒政數事推廣條陳懇切詳密按行所部窮山深谷附問存䘏所活不可勝紀而于戢盜捕蝗與濬水利爲急視南康用心尤苦復上書時宰宜散財以收民心九年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又下先生社倉法于諸路又條奏

諸州刹病毀秦檜祠時台州守唐仲友與王淮爲姻家得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至台民訟之者紛然先生得其奸狀劾之王淮匿不以聞章十上乃下紹興府鞫之得其情奪其新命授先生先生謂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詔與江東提刑梁總兩易其任再辭遂乞奉祠御吏陳賈又奉時相王淮意疏毀道學以陰詆先生十年差主台州崇道觀時武夷精舍成先生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騖于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

治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呂祖儉潘景愈孫應時輩言之十三年易學啓蒙成孝經刊誤成十四年小學書成復差管南京崇慶宮奉祀六月周必大薦爲江西提刑乃以疾辭不許遂拜命先生入奏首言州縣刑獄不當輕重失宜次言經制錢起于宣和用兵今宜豁除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

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與願陛下自
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則敬以
充之不使其少有壅閼此爲人欲耶則敬以克之不
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于言語動作之際用人處事
之間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無一毫之私欲而
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
要于路者爲正心誠意爲上所不欲聞戒以勿言先
生曰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君乎及
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

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矣時曹覿已死王抃
已逐獨內侍甘昪尚在力論之上曰昪有才對曰小
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以足疾乞祠不供職
本部侍郎林栗先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吏
抱印廹以供職先生以疾告遂疏先生本無學術徒
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
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
掩上曰林栗言似過欲易以他部將相竟授以前江
西提刑之命先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豈

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章再上除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朴眾亦坐貶上悟復召先生受職名先生再辭并封事投匭以進言今天下大勢如人重病內而心腹外達四肢無毫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而皆本于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私欲介乎其間則天下事愈不可為矣疏上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

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先生始出
太極通書西銘二解義以授學者時上已有倦勤之
意將爲燕翼之謀先生嘗草書講學修身遠侫抑私
恩絕神奸輔皇儲精選任振紀綱節財用擬　十
事以爲新政之助會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先生力辭
新命除秘閣修撰主管崇福宮遂不果仕先生當孝
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一孝宗亦開懷容納是時
先生已年五十有九故于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
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

暮而窮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讀者爲之涕下然先生之言皆痛詆大臣玩習故孝宗之眷雖厚而嫉者愈深光宗即位先生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先生再以疾辭不許大學中庸章句成甯光宗初政以覃恩轉朝散郎賜緋衣金魚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力辭十一月金人來問朱先生安在改知漳州府再辭不允始拜命紹熙元年之漳州任漳俗薄陋至有父毋喪不服衰者首述古今禮律開諭之又採古喪塟嫁娶之儀揭示父老令解說訓其

子弟俗從尚釋氏男女聚會佛廬爲傳經女不嫁者私創爲庵舍以居先生嚴禁之俗爲大變時詣學訓廸諸生一如南康時其至郡齋請業問難者接引之不倦又擇士有行義知廉耻者列學職爲諸生倡知學録趙師愿之爲人首薦之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總制錢四百萬常謂經界不行于民害日滋也乃訪事宜擇人物分掌諸利病甚悉且悉究　畫諸法上之而豪右翕翕稱不便遂不果行再請奉除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再辭職名始築室于

建陽之考亭永康陳亮以文雄于時先生與書箴其
義利雙行王覇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
正永康有書來辨難先生數書往復極力開諭又數
月差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使孟子要畧成又辭
廣西經畧復主管南京鴻慶宮十月差知潭州荆湖
南路安撫使以疾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會峒
獠擾蜀郡遂拜命赴鎮至則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
湖湘寧息更建嶽麓書院與諸生講論多訓以切己
務實無厭卑近而慕高遠懇惻至到聞者感動孝宗

升遐先生哀慟不能自勝又聞上以疾不能執喪中
外憂懼申省乞歸田里寧宗即位上在潛邸聞黃裳
言朱熹爲天下第一人毎恨不得先生爲本宮講官
至是趙汝愚首薦先生及陳傅良乃首用先生除煥
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考正釋奠禮儀行于郡立忠
節廟又再辭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
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奏事行
宫便殿其畧曰天運艱難國有大咎所謂天下之大
變而不可以常理處也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

下寅彝五圖所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者亦

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

親之懷耳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

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凊定省

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陛下

誠能動心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嘗如前日未嘗

有位之時內自宮掖燕私之奉服食器用之須不敢

一旦而全享乎萬乘之尊專務積其誠意以格夫親

心然後濬發德音痛自刻責嚴飭羽衛益勤問安視

膳之行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則臣不信也友言爲學之道莫先于窮理而窮理之要必在于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自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以至于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知其所以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莫先于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其燦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

具于經訓史冊之中欲求天下之理而不即是以求之則是正墻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好之者不免夫貪多而務廣誠能心潛與一久而不移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于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誠能嚴恭寅畏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

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施而不當矣此居敬持
志所以又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生平所
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
過如此覃恩轉朝請郎兼崇政殿說書修撰進講大學先
生復以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面諭
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宫中嘗讀之今復更
爲點來先生知上有意于學遂以勸子勉上進德又
請立嫡孫承重之服上廟祧議始上之立丞相趙汝
愚與知閤門事韓侂胄謀之侂胄于太皇太后爲親

屬居中用事自謂有定策功先生進對再三言左右
竊柄意在侂胄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攻之侂胄
怒遂有御批云憫卿耆年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
卿宮觀李相執奏不行明日徑以御批付先生臺諫
執事亦爭留不可詔依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
宮侂胄又誣丞相趙汝愚不軌謫永州丞相既逐朝
廷大權悉歸侂胄先生自念身雖閑退尚帶侍從職
名不敢自默草書萬言極言奸邪蔽主之惡因以明
趙汝愚之冤詞旨痛切門人以為買禍極諫蔡沈請

以筮决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取藁焚之自號遯翁又以疾乞休不許先生作竹林精舍釋菜先聖先師以周程邵司馬豫章延平七先生從祀寧宗慶元二年轉先生朝奉郎六月侂胄申禁偽學十二月依舊充秘閣修撰提舉鴻慶宮時楚辭集註成是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爭欲以先生爲奇貨然皆未敢先發而胡紘未達時嘗謁先生于建安先生待學子惟脫粟飯紘不悦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乏也遂與沈繼祖共論先生十罪藁劾劉德秀復[illegible]

先生爲僞學之冠乞將語錄除毀門人楊道夫以書告先生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矣蔡元定從於舂陵卒先生聞而哀之甚慟已而選人余嚞上書乞斬熹以絕僞學宰臣謝深甫抵其書于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事乃止十二月落修撰官職罷鴻慶宮祠省劄至先生方與諸生講論竹林精舍有以小報書來者先視之復坐講論如初先生旣去侂胄勢大振逐無遺鄙夫憸人迎其意攻僞學之禁而正

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相從問學次者屏伏丘壑依阿異儒者更名者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未嘗學問也或勸先生謝絶生徒先生笑而不答是年

傳解成韓文考異集註成四年集書傳授蔡沈俾足成之十二月先生以來歲年七十申建康府中奏致仕五年四月詔以朝奉大夫致仕先生始以野服見客六年二月先生寢疾已未尚爲諸生講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門人蔡沈葉賀孫等九人在側辛酉

改大學誠意章癸亥諸生入問疾先生起坐曰誤諸
公遠來道理只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功夫牢固
著足有進步處諸生退手書范念德託寫禮書又書
黃幹令收禮書底本補葺而成之其書界行開具逐
段條目書示子在令收拾遺文次日移寢中堂門人
入問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用溫公喪禮何如
曰疎略問儀禮乃頷之正坐整衣冠揮婦女諸生揖
而退良久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崖哲人之萎
豈小變哉建寧守傅伯壽以弟子禮事先生以先生

不薦之有積憾不以歿聞朝廷故仍以文華殿侍制與致仕恩澤門人治喪一以儀禮從事訃告所至從游之士與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爲位以哭禁錮雖嚴不避也自先生沒侂胄志氣驕溢排擯善類擅開邊釁幾危社稷生靈塗炭開禧二年侂胄伏誅嘉定元年賜謚先生曰文又明年特贈中大夫寶謨閣學士後以明堂恩累贈通議大夫門人黃幹爲行狀曰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于國聞時政之缺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

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屬易

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敢

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狥欲以苟安其得于己而爲

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

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化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

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

以極其遠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

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

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

養蒞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
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歉然
有不足之意所著書皆行于世先生于語孟中庸大
學尤所加意大學論語更定數四以至垂歿誠意一
章乃其絕筆也楚辭集註亦晚年所作周禮等書用
功尤著竟未能脫藁生徒問答則後學所裒輯也又
日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
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一
二人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

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先生而始著
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熛
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絶矣周程張子崛起于
斯文湮塞之餘人心蠧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矣
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歷聖相傳
之道一旦豁然如日中天昭晰呈露爰采同志之議
文私以道統之著者終之以俟知德者考焉理宗寶
慶二年贈太師封信國公紹定二年改封徽國公淳
祐元年詔同周程張四子從祀孔廟稱先儒朱子康

熙五十六年升配十哲白鹿書院崇祀紫陽祠
陸九淵字子靜號象山金谿人登乾道八年進士第
調隆興靖安簿屢遷將作監丞終于荆門守所至有
異政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卒
諡文安子靜嘗與文公會鵞湖論辯多不合文公守
南康時子靜至自金陵請書其兄子壽墓銘文公引
與俱至白鹿書院升講堂子靜以君子小人喻義利
章發論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今祀宗儒堂
劉清之字子澄號靜春叔度五世孫也甘貧力學登

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爲宜春簿尋調高安丞奉憲帥檄推行諸郡荒政有異績擢宜黃令侍臣龔茂良周必大交薦其賢孝宗召對除太常寺簿通判鄂州終袁州守淸之與文公交游甚厚亦嘗訪文公於南康止白鹿洞有同遊三峽之作

林擇之字用中閩人從文公遊最久文公守南康時擇之嘗從講學於洞今從祀紫陽祠

蔡沆字仲默號九峯建陽人文公門人作尚書傳今從祀紫陽祠

黃幹字直卿號勉齋閩人學於文公文公嘗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後以子妻之病革時則以深衣及所著書盡與幹曰吾道在是矣後入廬山訪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文公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羣集聽焉今從祀紫陽祠

呂炎字德明建昌人兄弟五人同遊文公之門炎與燾尤知名今從祀紫陽祠

呂燾字德昭號月坡今從祀紫陽祠

胡泳字伯量建昌人文公門人稱洞源先生今從祀

紫陽祠

李燔字敬子號弘齋建昌人紹熙初登進士授岳州教授未赴先從文公學建陽文公日敬子勇進可畏及至岳州教士以文六藝改襄陽教授文公之沒也會學禁嚴而燔獨率其同門往會葬焉後郡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他郡無比今從祀紫陽祠

黃灝字商伯號西坡都昌人宋隆興間舉進士終廣西轉運判官文公守南康時灝從焉後冐禁奔喪人

義之卒諡文懿今從祀紫陽祠

彭方字季正號强齋都昌人文公守南康時受業於門弱冠魁省闈始授池州教授遷景陵令轉歙縣令以薦入直閣尋爲袁州提舉名除司業堅祭酒兼侍講執法殿中至兵部侍郎晚加文華閣龍圖學士卒謚文定今從祀紫陽祠

周耜字植叟星子縣人博雅好古篤學工文以聘爲洞正勤於訓誨至老不倦集朱子語錄自號居士今從祀紫陽祠

彭蠡字師範號梅坡都昌縣人文公門人官至吏部尚書贈龍圖閣學士今從祀紫陽祠

馮椅字奇之號厚齋都昌人文公門人登進士授德興尉調江西運幹贈尚書家居授徒所著易詩書語孟太極圖西銘輯說孝經章句喪禮小學孔子弟子傳續史記及詩文志錄今從祀紫陽祠

張洽清江人文公門人嘉定中中第授松滋尉改袁州司理叅軍後通判池州以病請祠時袁甫提點江東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爲山長洽曰嘻是先師之

跡也其可辭至則擇諸生好學者日與講說而汰其
不率教者其養士之田見侵於豪右者悉力復之今
從祀紫陽祠
陳宓字師復莆田人丞相俊卿之子少爲文公門人
嘉定間知南康軍有政聲公暇即造白鹿洞與諸生
講學今洞中石刻多其遺跡今從祀紫陽祠
陳澔字可大號雲住都昌人又號北山叟生于宋季
不求聞達著禮記集說行世年八十有二卒元奎章
學士虞集題其墓曰經歸陳先生墓明弘治十七年

廵撫都御史張本提學副使邵寶節題從祀奏准今
從祀紫陽祠
錢聞詩字子言吳都人淳熙辛丑代文公知南康軍
有興建之功
朱端章淳熙癸卯知南康軍置洞學田七百餘畝以
贍四方之來學者
黃桂嘉定辛巳知南康軍置西源莊以為洞學田
劉傳漢咸淳間知南康軍置白鹿洞貢士莊以養士
興利除害善政居多

陳洽知南康軍興學勸農建白鹿洞書院友善堂創文昌宮立天下名山大川橋亭及宇宙山亭

元

黃興字民同號節庵瀨之後讀書白鹿洞至元間領鄉薦授惠州學錄遷道源書院山長兵亂歸隱講論經史開悟後學陳友諒據汀州聘之不起祀先賢祠

陳炎酉至元間爲南康路總管繕修書院興學賑饑有發秀兩歲之瑞

張升豐城人至元間爲星子令政暇入洞與諸生講

學多所啓沃

崔翼之字鵬舉燕山人大德閒爲南康守増置洞學

田百畝學士虞仰庵爲記其事

明

王褘字子克義烏人幼秀爽奇敏師事黃文獻公溍

洪武初授江西儒學提舉司校理遷起居注同知南

康府事嘗遊白鹿洞有記未幾召修元史擢翰林待

制兼國史編修奉使雲南爲梁王把都所害正統間

追贈翰林學士謚忠文

翟溥福東莞人由進士歷官刑部郎中正統丙辰出知南康郡爲政知大體不屑意于文法惟以典教善俗爲務時洞學久廢得其頹址於荊棘中首捐俸以經其始復諭士民之尚義者佐之區畫有方會未數月而殿堂齋舍秩然咸備至今賴之

陳敏政錢塘人由進士歷官太平府通判景泰五年擢守南康嘗建白鹿洞貫道橋於洞學有功

李齡潮陽人由詹事府丞成化己酉爲江西提學僉事其敎人先德行而後文學考課南康首訓白鹿洞

學擇取遠近端敏之士肄業其中以講聖賢之學士知嚮風公之功爲多今祀先賢祠

胡居仁號敬齋餘干人潛修理學學者宗之稱餘干先生成化間提學李齡請主洞事大學士張位疏請從祀聖廟謂本朝學術醇正當以居仁爲第一今祀先賢祠

蘇葵字伯誠順德人江西提學僉事性剛介不苟合因太監董讓構陷理官陰附讓將刑之南昌諸生數百人號泣自寃擁入扶葵去自是其名愈彰尤於洞

學有功令祀先賢祠

蘇銓字宗衡永州人江西監察御史弘治戊午按南康考學田為僧寺所據者多為汙萊廢壞不敷養士之需乃收市寺田九百畝以供祀事以贍學徒於洞學有功詳見何喬新等記今祠先賢祠

邵寶字國寶江南無錫人江西提學副使取士先德行而後文藝士多宗之至今稱得人弘治辛酉視學南康振起洞學作諭來學又謂學者立心之始幾莫大於誠僞辨其先於義利欲學者暫輟進取以待學

成然後出仕又教諸生習士相見禮以專志古人之學再至洞俛仰五老之勝作獨對亭自爲記今祀先賢祠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江西提學副使學術醇正議論精確其教人必極其蘊奧至洞開示諸生洛盡其性士心丕變今祀先賢祠

劉定昌字邦泰綦江人弘治丙辰知南康府有功洞學

李夢陽字獻吉扶溝人江西提學副使剛介不屈才

氣高古正德辛未壬申兩以歲事按試南康公餘詣
書院進諸生講明經學記宗儒獨對釣臺六合諸亭
大書刻石慮溪泉不可飲鑿井先賢祠後淸查學田
作新志
唐龍字虞佐蘭溪人江西巡按御史正德庚辰按南
康首詣書院謁先聖畢訪查書籍田畝無官綜理奏
起原任興化府教授蔡宗兖以爲南康府教授專主
洞事事下部議從之明興未有以白鹿洞主爲請者
玆與數忠今祀先賢祠

蔡宗兗字希淵山陰人由進士授福建興化府學教
授踰年而歸正德庚辰御史唐龍上疏起爲白鹿洞
主乃授南康府學教授主白鹿洞教復洞規士風丕
變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正德己卯巡撫南贛按南
康詣書院臨行遺白金五十兩于主洞蔡宗兗轉屬
郡增置學田學者稱陽明先生謚文成今祀宗儒祠
國朝
蔡士英字彥伯遼東錦州人巡按江西倡復書院捐

資買田清出本洞原田分上中下三則定支銷欵目
禀請延昌熊維典主教重建大成殿條畫規制後以
督漕之淮其與司理范礽及朱淳雅書於洞事尤懇
切焉

李長春字卉圃遼東人初知南康府兵燹初定雅意
綏懷賑饑乞糴費不言惠攝本省臬憲與復鹿洞書
院歷楚藩奉名便道入洞與諸生講學信宿乃去

邵遠平字戒三杭州人由進士提學江西當甲寅兵
燹後捐資重新嚴議講學鹿洞士氣振興

周琛字星公陝西臨潼人由進士知南康府重修書院延南豊湯來賀主洞建御書閣于彝倫堂前購四書五經大全監本送洞置書厨箱立洞倉買谷以贍生徒

馬如龍字見五綏德人巡撫江西月課鹿洞解卷親評拔尤覆試刻有蘇湖教條亟訓來學

劉涵字海觀涇陽人由翰林知南康振興洞學每于主洞月課外親試一次評閱獎賞于遠方來學之士尤加惠焉